

韩非子集解

一
函六册



韓非子集解卷第四

長沙王先慎

孤憤第十一

說難第十二

和氏第十三

姦劫弑臣第十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先慎曰廣雅釋詁矯直也莊子天下篇以繩墨自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

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

重人也○先慎曰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

為重人也人非此之謂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

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

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

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存以相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

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先慎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

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必不見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

秦使燕而為子之之類注謂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

故左右為之既因中人則君之左右之人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

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先此四助者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顧

仇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顧

日弊讀為蔽下文此周以弊主又非不弊之術也皆同先慎曰本書蔽多作弊凡當塗者

劫弑臣篇云為為盜利之弊主又云非不弊之術也難一篇云賞罰不弊於後

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

其所自進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乎字誤先慎曰即就也就主心之好惡者而好

己注訓自進為己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同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

自進舉之人誤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同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就主心而

注訟即說也又以其冤釋之非眾上脫又字無德當作無得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

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

勢卑賤○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世作勢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

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先慎曰近字衍文愛信當作信愛疏遠信愛相對成文不

倒注亦作近愛其數不勝也數理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

信則其為舊矣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

與君同好○王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

日好下當有惡字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

朋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

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

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猶不

作猶舊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

注未為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且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

訟故云獨訟而稱完此解非也訟古通誦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

誦言索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況得

與言乎此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樾並訓此道字為由案其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

時得進則人主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見言則道為時

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以他處道有由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

義以例此也人主篤正作奚時得進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

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

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

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

私劍而窮之客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使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

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

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

權重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

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

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

事平說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

舊注誤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術之士安能蒙

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術之士安能蒙

以其真偽即行誅罰

章卡

坤葉山房石印

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富兵彊中

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

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夫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故取以為況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即己

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已國即與越國不異所以

智作不知虛文昭云知各本俱作智案智與知通此上智字義亦當為知顧廣圻云兩類

字當作類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為知本書屢

見先慎案既讀為知則今本之作知不得為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也顧改類為賴非

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

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

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

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魯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凡法術之難行也不

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

與愚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為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

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

程於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修身謂

士但精潔自固其身○先慎曰拾補絮下旁注潔字盧文昭云潔藏本其智士且以治辯修身之

張本俱作絮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絮下二絮字皆作潔潔絮通用

進業智者謂智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修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

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

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即謂賂賂不聽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

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側舊注智士不重說似有脫文誤

俞樾曰其修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

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纂修士智士為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

因行其修士三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重知士似有闕文是

其所據本已誤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左右不能

枉法從請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

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林辨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精

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亂當作辯舊注誤先慎曰張榜本亂作辨

道本而作則顧廣圻云不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伍審罪過審罪過當參

今本則作而今據改伐積功曰伐也不以參伍審罪過伍之參此驗

會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

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污之人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

亦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

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解蔽篇此且人

心術之公患也語句正同楊注公共也是其證又案注當患應作為患

棉葉山房石印

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當在相字下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

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

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

此人臣之所以誦主便私也誦誰也設詐謀以誑誤於主也○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

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誦誰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王先謙曰主勢變謂國君相嬗之時也注誤先慎曰注有二三當作有

一二涉正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

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

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

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廉士羞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為

者必汚愚之人也○先慎曰乾道本注與字上有上字汚愚作惡愚并誤改從趙本大

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

比周相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比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一口惑主敗法以

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

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顧廣圻曰當依史記不重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

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

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全誤

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以凡說之難引

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 吾雖不自辯數則

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之當作其 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

如此者萬不失一有所以則為難也 盧文弨曰辯之下史記韓非傳有難字衍注所以則

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

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吾之所說其不可循理非敢橫失能盡此意亦復難有

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案佚失同字故史記以失為

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聘

智辯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 橫

失二字顧謂極聘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 凡說之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 文招曰注唱字誤從尸旁先慎曰張榜本知誤之 盧所

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今以厚利說之彼則

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遇亦既賤之必棄遠而疏遠矣 盧文弨曰注為 所說出於

己當作謂己先慎曰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之類 所說出於

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

說之此則為已無相時之心而

闕達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收矣○盧文弼曰注為己當
作謂己先慎曰此商鞅說秦孝公以帝王故怒而不用是也 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

之內人內陰為厚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

脫先慎曰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奔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

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如晉文公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之類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盧文弼曰語史作而先慎曰御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

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必泄○先慎曰注誤此謂有其心而未發說者及

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

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

彼顯有所出事下史作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所出入知所為當作

罪大矣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

即其意○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說者為君

而智謀之士當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君則疑已漏之便以為不密而加

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也知讀為智當

音丹浪反注以當知連文誤此如漢夏侯勝傳云霍光與張安世謀廢昌邑王 周澤未渥也

而語極知○先慎曰語極知謂說己盡其智 說行而有功則德忘○盧文弼曰忘史作亡
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云則唐人所見之本作見忘不作德 索隱引此作見忘并云
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字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

如此者身危

君之於己周給之澤未有渥厚遂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弨曰注羞始生羞疑

有盜因疑鄰父之類

注羞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說行○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弨云

明言禮義以挑其惡

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者字盧文弨云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

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

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彊不已而止必以不許而與怒故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

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

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弨云不討或是不討之誤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故與之

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

閒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薦大人以代之也○

大臣與焉論其臣而即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人之短以為竊己之

事情乃為刺譏聞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注以閒己為代己誤閒讀為諫與之論細人

則以為賣重

權案賣重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即權也索隱云薦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

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愛以為已資○論其所憎則

而賣我之權是也

注謂斗筭之入誤論其為試己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憎作增注

以為當己也

同顧廣所云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據改盧文弨云注試己下衍也字

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

徑直○盧文弨曰史作則不知而屈米鹽博辯則以為多

而交之

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斛斛謂博明細雜之物則謂已多合而撰交之也○盧

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米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交作久依史記改也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具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肆陳也所

言○盧文弨曰畧史作順先慎曰注所字趙本脫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

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

所恥凡欲說彼要在知其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或有私事將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己而不能止其私此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

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不能順公為少有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

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

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俞樾曰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

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病矣其意雖甚高尚

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

及之不足為恥矣不能已者若大馬聲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為不

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義之說是也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知

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本不

相蒙舊注必牽合為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

說宜其不可通矣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

本同今本有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

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名於私有則利其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

人必得而相存者也○顧廣圻曰內讀為納舊注誤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

其合於私惠也又微毀誹當為私惠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同計者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延譽異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汙則大文飾之言此汙何所

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

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九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行上有計字據趙本刪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

自多矜其力當就舉之無得自勇其斷則無以其謫怒之彼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

以其所難滯碍之概礙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九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概礙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汙者則必以大九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

當依史記作其斷先慎案張榜本作其斷盧文昭云無藏本作毋謫史作敵顧廣圻云之斷

智其詐則毋以其敗窮之○彼或自以計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窮屈之凡此皆

作因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縻然後極聘智辯焉極聘○盧文昭曰意史作忠史拂

誤○互易索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尚不倒繫縻各本作擊摩注同史作擊排顧廣

圻曰忠字非悟藏本今本作忤正義云拂悟當作忤忤古字假借耳繫縻作擊排索隱謂

也索隱引正作擊摩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二引意作怒悟作忤繫縻作擊排索隱謂

盛怒也意忠并誤說文悟步也悟為正字悟忤並通段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拂悟

者若觸讐之諫齊太后是也繫縻擊摩古字相通說文繫縻也縻牛轡也引申為繫束字

易蒙釋文擊本作繫中孚釋文靡本又作縻陸作縻京作縻禮記學記釋文縻又作縻

切經音義十摩古文刺排二形同本書作縻縻者謂無縛束也史記作擊排索隱謂說諫

之詞本無別有所擊射排攢也索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而不敗言則必如梁

子之告季子語必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

與商太宰三坐是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

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道此術則得親近於君終

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為由說已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猶曰此

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為宰百里

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託於宰虜者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

如此其汙也○先慎曰乾道本如上有加字盧文昭云如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如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如即如字誤而復衍今據刪今以

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也○先慎曰說文振舉救也此非能仕之所恥也○盧文昭曰仕與士

先慎曰今作仕者後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本猶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

人依史記改之也同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本猶猶經也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

其功○斷割○顧廣圻直指是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此相持此說之

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慎曰正義引世

志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

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

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先慎曰外儲說下篇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

皆當矣○先慎曰當音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二人謂關其思鄰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戮其

當為己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處知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

作之未誤其作者依史記改也

不可不察晉人編取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

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宜也○盧文弨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

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而秦君不用昔者彌子瑕

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此不知出何書殆因非之言博會耳

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

○先慎曰乾道本間有作開往盧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中山王孫子妻歌引作人

謂人問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之言而歸已顯衛君之稱彌子矯駕君車以

為孝文相照應今據二唐本改藝文類聚三十三引人聞有作其人有彌子矯駕君車以

此○先慎曰治要出作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罪○先慎曰各本無犯

歸藝文類聚亦作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罪○先慎曰各本無犯

作犯明罪明古則字案此書外儲說左下明危生子皋作明字此與上文罪則亦當本作

明後人改之史作而犯則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則罪是唐人所謂見皆有犯字

今據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

補孔六帖九十九御覽八百二十四九百六十七事類賦二十六意林引啗並作啖下君曰

同按說文啖焦啖也啗食也讀與舍同自食為啖食人為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

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

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

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又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愛憎之變也

○先慎曰治要愛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

上有人主二字無見罪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

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

韓非子集解卷四

七

端葉山房石印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盧文弼曰文選索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柔上有擾字史無
曰柔擾同字先慎曰史記虫作蟲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御覽○先慎曰索隱幾魚也
九百二十九引虫作蟲無柔字其字事類賦二十八引亦無柔字其字○先慎曰索隱幾魚也
必殺人○先慎曰索隱幾魚也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先慎曰索隱幾魚也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厲玉○盧文弼曰孫詒穀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無璞字

三百七十二○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作武王○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文弼曰後漢注引誰而作謾○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百四十八○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

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詎而刑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

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

而繼之以血○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盧文弼云淚藏本作泣後

問其故曰天下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

士而名之以詎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遂命曰和

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先慎曰

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人主之於法術未必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

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未獻耳○先慎曰乾道本特作持顧廣圻云今本持作特

則浮萌趨於耕農○朱子曰無藝耨耨者禁故流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朱子曰其言責有功不敢言戰陳則

周當為用之謬道言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
胃去術之言也下同

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質作貧拙貧卽貧字形近而誤格補改作貧今從之

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文曰絕二字疑當作減顧廣圻曰絕減當作損不急之枝官之枝也然養樹者必披

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家相拘連中有犯罪或燔詩書而明法令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

○先慎曰困學紀聞云史記商君傳不言燔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帶其功賞禁

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

游宦之民不守本業游散求官者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

○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

於秦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細民

安亂先慎曰游宦之民因請謁而得祿甚於楚秦之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

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

曰今本所下有以字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

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

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

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即舍字之誤而行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

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